

夜读偶记

家风为墨，文脉作笔

读沈秀红主编《名门家风》

| 沈霞 文 |

浙江嘉兴，这座浸润着南湖烟雨与运河文脉的古城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闪耀着一群文化巨星。沈秀红率嘉报副刊团队历时多年采撰而成的《名门家风》，以独特的视角，追踪并叩响了33位嘉兴籍近现代文化巨擘的门扉，对话沈钧儒、张元济、王国维、茅盾等嘉兴籍名人的子嗣，透过他们的目光回溯家族记忆，勾勒出“书香传家、气节立世”的精神图谱。数十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让“先做人，再做事”的处世之道，“淡泊名利，心系天下”的做人原则，以及“尊重个人，放眼远大”的育人理念，在具体可感的家族故事中焕发新生，道出了嘉兴何以群星璀璨、文脉不衰的深层密码。

在33个嘉兴名门的家风叙事中，“做人”始终是高于一切成就的根本。这种对“人”的重视，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，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力行。

“沈家的后代，最看重学问和气节。”沈钧儒后人的这句话，道破了这个百年家族的精神底色。沈钧儒一生奔走于救国救民之路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一生呼法、立法、护法，却从未将“大义”与“小节”割裂。在沈家，“做学问”是安身之本，沈老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时常鼓励子女：人会老，知识是不会老的。而“大义”则是处世之魂，其孙子沈宪告诉记者，祖父曾借用白居易《观刈麦》中的诗句：“今我何功德，曾不事农桑。吏禄三百石，岁晏有余粮。念此私自愧，尽日不能忘。”勉励后代要时常做到“心中有国，做事尽责”。这种自律好学的精神和坦荡豁达的人生观，最终凝聚成了“做事儿尽职尽责，不讲回报；与时俱进，不断学习进取”的良好家风。

通读全书，你会发现，这些名门大家的“淡泊”，从来不是避世的清高，而是一种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家国情怀。在他们眼

中，“名利”如过眼云烟，“天下”才是心中的星辰大海。

作为近代学术史上的巨擘，王国维一生著述等身，却始终过着清简的生活。在其女王东明心中，父亲平时衣着朴素，一生不图富贵，疏离名利，均源于他对学术的纯粹热爱。正如他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述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”，而这三种境界的根基，正是“淡泊以明志”的心境。其后人传承此风，次子王高明，在古诗词方面极具天赋，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甘坐冷板凳，利用业余时间完稿《李清照集校注》，整理补订《全宋词》的宋词考据笔记《读词识小》，全书共20万字，并将王国维的手稿和信札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，正是王氏家风的传承。

“父亲心中有一只迎风而立的雄鹰。”茅盾之子韦韬的比喻，道破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特质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，茅盾一生著述无数，却始终保持着对“名”与“利”的清醒：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首任文化部部长，却坚持“不搞特殊化”。晚年他将全部25万元稿费捐赠给中国作协，设立茅盾文学奖，用于奖励和扶持长篇小说创作。在沈家，“心系天下”是家风的核心，儿子韦韬受父亲影响，投身出版事业，致力于传播进步思想，并一直以“做一个心胸坦荡、有工作目标的人”自勉。其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将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为茅盾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茅盾家风中做一只“迎风而立的雄鹰”并非空洞的口号，而是被他们化为“在具体事业中践行担当”的行动。

嘉兴名门的家风中，既有对传统伦理的坚守，也有对现代人格的包容。他们深知，真正的“育人”不是雕琢器物，而是守护心灵的火种，让每个个体在尊重与引导中，成长为能担天下的“大写的人”。

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缔造者，张元济以“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”为理念，

将“开启民智”视为毕生事业，而这种理念首先体现在家庭教育中。张家人深知“书籍是文明的载体”，书便是家庭的核心，张元济以无书不成其为家的文化，熏陶每一位家人。他主张“读书不为做官，而为明理”，其一副“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”的对联，赓续着张氏家族世代书香的传统。张氏历代家训：“吾家张氏，世业耕读；愿我子孙，善守勿替；匪学何立，匪书何习；继之以勤，对贤可及。”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，而是贯穿于日常生活中。“兼容并包”的智慧，正是张氏家风中“尊重个人”的生动诠释。

在育人理念的维度，蒋百里与陆费逵代表了近代嘉兴名士的两种探索路径：前者以“中西合璧”培育世界视野，后者以“母语为根”坚守文化自信。

《名门家风》通过33个家族的微观叙事，完成了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构。这里没有宏大的口号，只有具体可感的家教细节；没有完美的圣人形象，只有充满烟火气的家风传承。当沈钧儒的“气节”、王国维的“勤奋”、丰子恺的“器识”、张元济的“读书”等关键词，在后人的回忆中逐渐清晰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家族的精神谱系，更是中国近代文脉的“基因图谱”。

当我们惊叹于陈省身的数学成就、蒋百里的军事思想时，更应看见其背后“以人为本”“中西合璧”的教育智慧；当我们沉醉于丰子恺的漫画、王国维的学术时，更应读懂其背后“器识先于文艺”“淡名利重奉献”的人格力量。这些家风密码，既蕴含着“修身齐家”的传统智慧，亦闪耀着“放眼天下”的近代启蒙精神，为当代人处理“个人与家族”“传统与现代”“中国与世界”的关系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系。

《名门家风》，沈秀红 主编，华文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，定价：65元

上架新书

中华书局 98元
章宏伟 著
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



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，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博物院的？在演变过程中，是谁在为它谋划未来，想尽办法保存其中的文物珍品和历史遗存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它和它的历任掌门人又经历和见证了哪些历史？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。

作家出版社 68元
陈歆耕 著
《稷下先生》



稷下学宫的创办，被中外学者誉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大手笔”“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”。作者遍查相关史料，将笔墨聚焦于这一重大历史文化事件，熔学术、史实、文学性表达于一炉。

海峡文艺出版社 65元
[日]幸田文 著，史诗译
《树》



电影《完美的日子》点睛之书，一部关于生命的旅行札记。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，到最南的鹿儿岛；从儿时对姐姐的嫉妒，到成年对女儿的遗憾，十五篇散文书写生命的触感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 318元
[法]夏多布里昂 著，程依荣等译
《墓畔回忆录》



“我生活在两个世纪之间，就像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一样。我跳进他们动荡的河水之中，依依不舍地离开我诞生的那个古老的河岸，怀着希望朝未知的彼岸游去。”《墓畔回忆录》是夏多布里昂的长篇自传，从他的少年、青年时代写起，直至其晚年。

品书录

月光下的橄榄树

读白马《世之奇女：三毛》

| 柴薪 文 |

三毛是唯一的、独特的、不可复制的。《世之奇女：三毛》一书，是作家白马以五年光阴栽种的文字森林——根须深扎于三毛故土定海的岩层，枝叶却蔓延成覆盖一代人精神苍穹的树冠。

三毛已逝去多年，世间关于她的传记有一百五十多种。来自三毛故乡定海的白马，也写出了一本《世之奇女：三毛》传记。

白马以一个三毛故乡人的视角书写三毛传记，这也是唯一的、独特的、不可复制的。白马是个著名诗人，他接触采访三毛姐陈田心女士、弟弟陈杰先生，以及定海及世界各地认识三毛并与三毛有交集的人，获得众多一手资料（如三毛的照片，三毛与定海亲友来往的书信，三毛的手迹、字画、访谈录等），白马潜心打磨，用细腻真情的笔法，倾尽心力写成了这部三毛传记。

三毛的漂泊像一片浮萍，曾在五十多个国家浮沉。书中记录她的行李箱中始终藏着一包故乡的土，这抔土在撒哈拉沙漠的月光下被捂得发烫，在加纳利群岛的海风里渐渐板结。当荷西

沉睡于海底，她将脸埋进这抔土中啜泣，咸涩的滋味竟与幼年定海渔港的风别无二致。白马以手术刀般的精确剖开她浪游的表象：“所谓流浪，不过是灵魂在寻找一只盛放乡愁的容器。”

三毛的笔尖总蘸着生命原浆书写。当沙漠的沙粒钻进打字机齿轮，当雨季的苔藓爬上台北窗棂，文字便从血管喷涌成火红的凤凰花。书中特别提及她与倪竹青的二十六封书信，信纸边缘晕染着茶渍与泪痕，字句间摇曳着“文学不过是把心剜出来在稿纸上跳动”的决绝。白马将三毛的创作喻为“血饲的玫瑰”——根茎带着刺，花瓣却柔软得能接住所有流浪者的叹息。

台北绍兴路小楼里那盏彻夜不熄的台灯下，她给父亲写：“家园不在经纬度的坐标里，而在粽叶蒸腾的雾气中。”书中附录的未公开家书里，她反复描摹定海老宅天井的青苔纹路，那潮湿的绿意竟在撒哈拉的酷烈阳光下倔强地漫进梦境。最动人的是三毛回故乡定海时，跪地祭拜祖父并亲吻祖父的墓碑，亲吻故乡的泥土，亲手从祖宅井中

打上井水饮用，让人感动泪目。

白马以定海人的默契解读三毛的死亡。当最后那根弦在台北荣总病房绷断，窗外的樟树正飘落一枚早凋的叶。书中不猎奇不妄断，只静静陈列她遗物中的茶籽壳——那是浙南先民用来煨火笼的硬柴，在灰烬里能保持整夜余温。而这，恰似她留给人世间的温度。

这是一部别致的《三毛传》，如落在檐下墙脚芭蕉叶上的雨声，如挂在塔身上的风铃，在雨夜中响起，让人掩卷沉思，又抬头仰望回想……

白马沿着三毛的足迹或旅程溯流而上，掀开三毛迷人的面纱，让我们认识一个有血有肉、遗世独立、与众不同、天马行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三毛。

书脊上红色的书名《世之奇女：三毛》像一抹红色的光，微微发亮。我知道这束光终将穿越时间，照进每一个在雨夜里吟唱《橄榄树》和思念三毛的人心中。

《世之奇女：三毛》，白马 著，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58元